

拙如鼈初無甚高難行之舉也道則絲芥
事則暴布者以言其道若渾而難理其事
則有條而不紊也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
然徹徹爾胡然唐唐一作爾胡然滅滅一作爾胡

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
貴萬物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太虛子子然無與
為偶徹徹然無不洞貫唐唐然充滿乾坤
滅滅然不容視聽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

一物能偶之所以貴於萬物老子曰有物
渾成先天地生魏魏尊高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
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在太虛而卷舒
不定如禽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
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飛翔窒矣使聖
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無體之玄以運之
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抱一子陳顯微述

四符篇前七十七卷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
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知崇

無人一奇無人冬彫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
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

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
南天無我時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
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
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此言全精抱神之道也精本無
人故當忘其是非忘其得失以全吾之精

神本無我故當時其晦明時其強弱以抱
吾之神精一也水可分可合一也耳屬腎

雖蔽之前後皆可聞一也水為智智崇崇
則自專一也冬物歸根一也黑不可變一

也北方主壽有我一也米去穀則精存一
也一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也神二也火

因膏因薪二也舌屬心即唇齒而能言二

也火為禮禮卑則專人二也夏物榮華二
也赤色可變二也南主天無我二也鬼憑

物則神見二也二數耦兩也故皆曰無我
也無人則在此者非彼無我則在彼者非

此知乎此則知所以忘其是非得失與夫
時其晦明強弱之理矣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
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耳吾

之神一歛無起滅耳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
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

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
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

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
有一歛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

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
主水魄主命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

鬼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消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鬼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鬼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鬼木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鬼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鬼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鬼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鬼魄殊不知神寓於鬼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

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鬼魄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萬火可合為一火異金可鎔為一金異木可接為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有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鬼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偽心輪迴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偽心則有此偽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鬼有鬼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為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

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過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欲知之乎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鬼俱之鬼之游魄因之鬼書需目魄夜舍肝竊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和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和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感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

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
有餘而金不足竟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
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竟魄能自
辨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狃習既久
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
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
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
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
之所妙者皆為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所有
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
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為鬼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
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
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
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
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
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
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
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魄半

之則在人間升竟為貴降魄為賤靈竟為賢
厲魄為愚輕竟為明重魄為暗揚竟為弱鈍
魄為毛明竟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
其好一本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
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
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
先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此
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
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措字也措字出於秦
之程邈變象為隸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
與今不同曰字古之云字自字古之白字
是則鬼為鬼耳鬼為魄於古文則然鬼
則從虛輕清故為風風古風字申則從身
重濁故為氣氣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

或有道高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
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反五常而沉
者為五行所賊撈嚴所迷升沉之報與此
同義鬼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
竟七魄故竟多者為貴為賢為明為弱為

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
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
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眾生盈
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
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
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
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剋却成
既濟金木相剋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
也如先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
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竟竟者識目者特色者
神見之者為竟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
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
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
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
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
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
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

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意故曰
寬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寬也父以
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
為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
未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

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
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
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
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餘聲者猶之寬魄知夫條條來則
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寬魄固
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
神叩鼓以桴桴止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

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寬魄終亦不存
矣是則五行之氣條條來我本無有而
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
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
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
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
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
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
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呪能於無中見多有事
如張譖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盃是
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
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俱而後生三者
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
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
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地根地有地根
人有人根而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
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
而知變化之道矣

關尹子曰寬者木也不根于冬水而華於夏
大故人之寬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
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
根之旨也蓋木為寬為人也人之所以為
人以寬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
精一也故寬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
也故寬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
於冬而榮於夏即寬之藏於夜而見於晝

也知夫木之根則知寬之根矣知夫寬之
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
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起生吸
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激水以養精精之所以
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起生者吾嘗言之

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善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如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起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迷于此書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鬼義則陰而實可以御鬼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然而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

輕鬼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鬼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蜚蜚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蜚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蜚不思彼蜚矣白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圓本無情而蜚蜚轉而精思之則蜚生圓中俄去殼而化為蟬外爐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藉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蜚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蝦遺一足凡上蟬已羹而

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釜中之蟬已羹而凡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耳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耳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生脫立亡者以為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為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耳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上者為妖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狀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

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憂情識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火以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憂情識而馳騫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抱一子陳顯微述

賢子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弊一作蘇吉凶者靈鬼攝之心弊凡二十章男女者淫鬼攝之心弊幽憂者沉鬼攝之心弊逐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弊

逐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弊或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象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為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

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于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測識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家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飲能散飲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功於一則不一矣用功於虛則不虛矣用功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功於一不用功於虛不用功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飲